

美国恐怖小说之王

斯蒂芬·金恐怖小说续集

宠物公墓

PET SEMAF WY

对于那些喜欢恐怖小说

的人来说

《宠物公墓》

会让你不寒而栗……



斯蒂芬·金 / 著 STEPHEN KING

海出版社

宠物公墓

[美] 斯蒂芬·金著
韩满玲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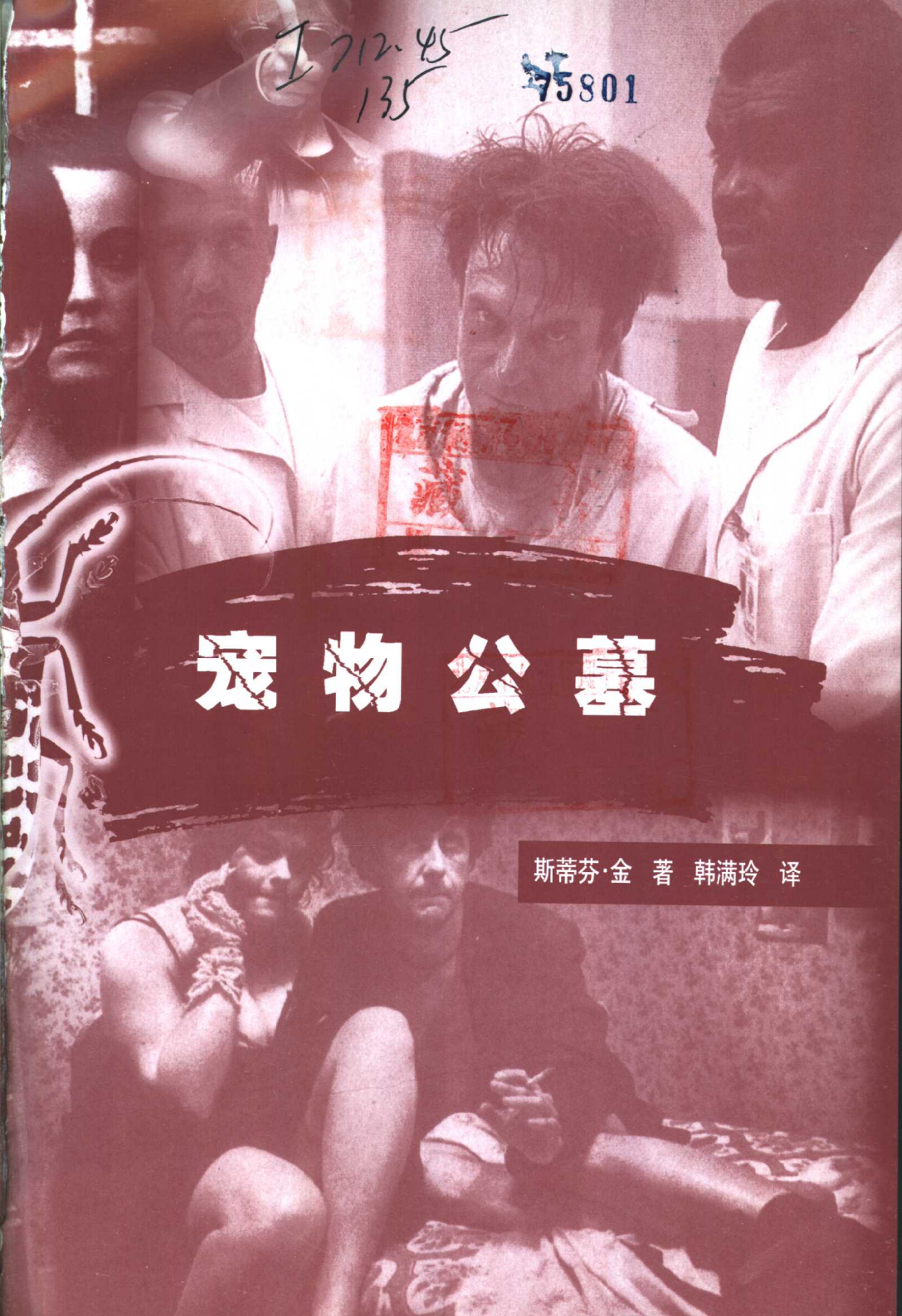
珠海出版社

I 712.45
135

75801

宠物公墓

斯蒂芬·金 著 韩满玲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蒂芬·金恐怖小说续集/斯蒂芬·金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0.1

I.斯… II.斯… III.小说-恐怖-美国 IV.1712.46

ISBN7-80607-650-6/I·260

中国广东省图书版权登记图字 19-1999-007 号

Copyright:1983 BY STEPHEN KI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M. VICINANZA,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0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台湾大萍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授予珠海出版社独家中文简体
出版权

斯蒂芬·金恐怖小说续集

——宠物公墓

©斯蒂芬·金著 韩满玲译

总策划:潘自强 责任编辑:张继业 封面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珠海市人民东路银桦新村 47 幢 2 层)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图书邮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珠海市柠溪路路桥大厦 5 楼)

电 话:0756-2292976 邮政编码:519001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2 字数:2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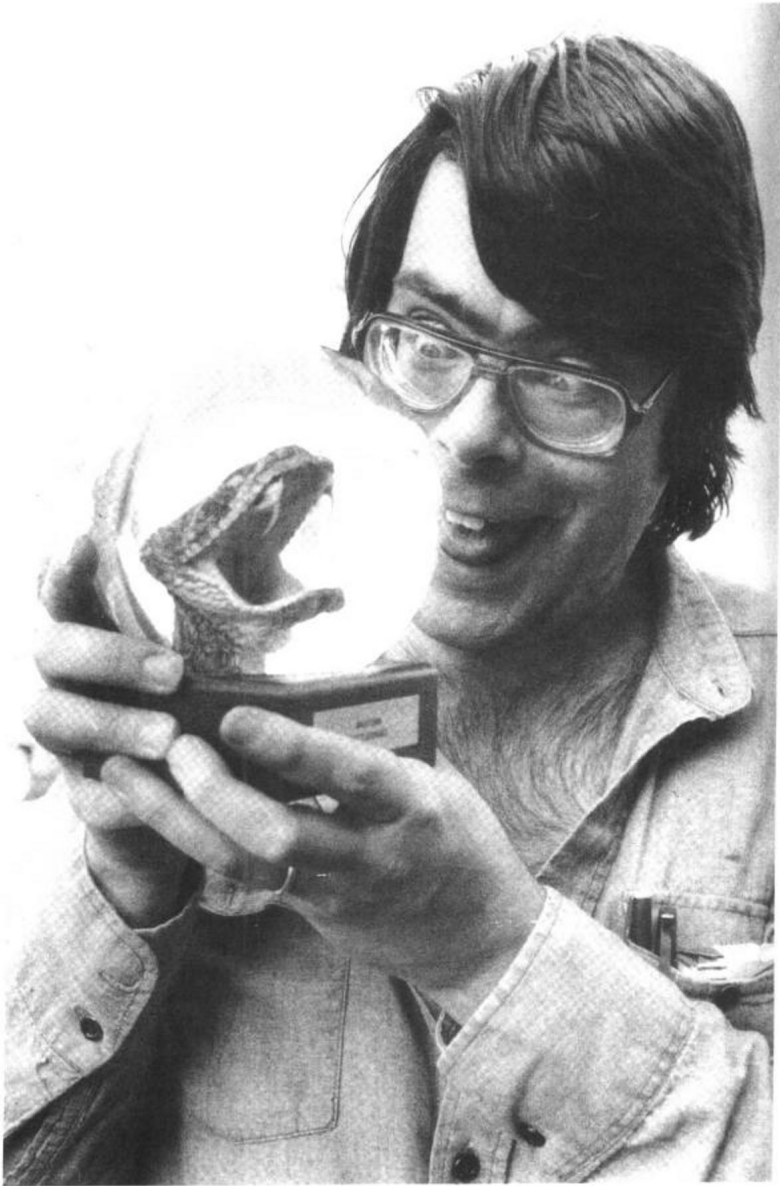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ISBN7-80607-650-6/I·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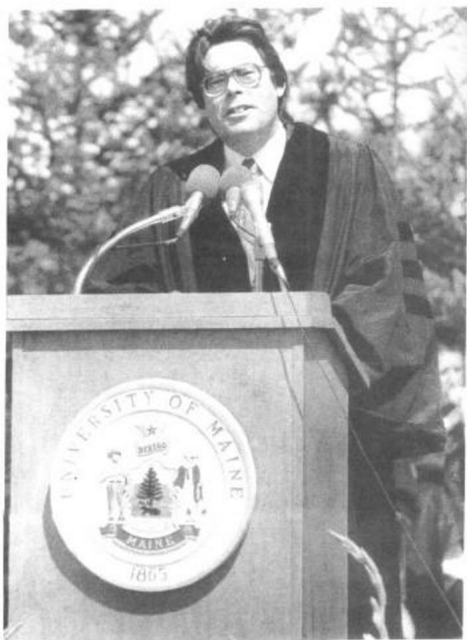
定 价:100.00 元(全 5 册·每册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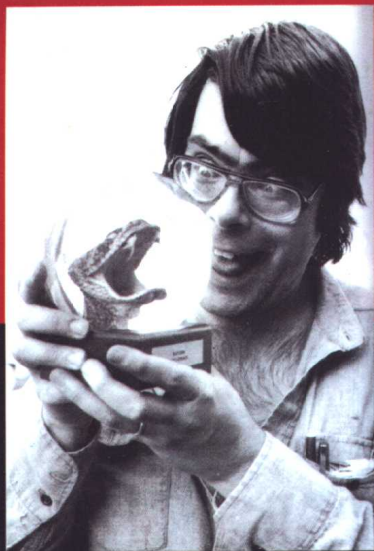
斯蒂芬·金摹仿他手中嵌在玻璃中的响尾蛇。他书中许多令人恐怖不安的真切感受也许正是从非理性的体验中获得的吧。



1973年，斯蒂芬·金长期处于经济困境之中，曾一度将《凯丽》的手稿废弃，是他的妻子将手稿从垃圾堆里捡回，并鼓励他继续创作。《凯丽》的发表，开始了他创作的辉煌时期。



斯蒂芬·金在母校缅因大学——1987届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词。17年之前，斯蒂芬·金从这所大学毕业。



斯蒂芬·金
STEPHEN KING

斯蒂芬·金是当今世界上读者最多、声誉最高、名气最大的美国小说家，在美国及欧洲，他的名字几乎妇孺皆知。斯蒂芬·金的每部小说发行量都在100万册以上，自80年代至90年代，在历年的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小说类上，其小说均名列榜首，并久居不下。他的小说都被拍成影视作品，是好莱坞的抢手货。

1997年，斯蒂芬·金的小说进入中国图书市场，立即产生了同样的轰动效应，有报刊惊呼：京城出现斯蒂芬·金热！

在千禧之年到来之际，我们再次将斯蒂芬·金的最新代表作推荐给广大读者。对于求新、求奇、求愉悦的读者来说，斯蒂芬·金魔鬼般的手指轻轻一拨，所有紧绷的心弦便随之颤栗，使你喘不过气来……



《杰罗德游戏》内容简介

杰西与丈夫杰罗德到马克湖乡村别墅度假。在一次疯狂的性游戏中，杰罗德命归黄泉，而杰西则被赤裸裸地铐在床头不能动弹。面对杰罗德尸体被野狗一块块撕嚼的惨状，杰西在无助的恐怖中煎熬、等待；往日的噩梦和现实的残酷使她的身体和灵魂倍受折磨……

总策划：潘自强

责任编辑：张继业

封面设计：吕唯唯

如果你坚强，就坦然接受；如果你懦弱，就此打住。因为，这本书可能不是为你写的。

目录

第一部

宠物公墓 (1)

第二部

米克迈克坟场 (209)

第三部

渥兹恐怖大帝 (342)

后 记 (377)

第一部

宠物公墓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门徒互相看看，有些人不知道耶稣的话是带有比喻含义的，他们笑着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耶稣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如今我们去他那儿吧。”

——摘自《约翰福音》

—

路易斯·克利德3岁就失去了父亲，也从不知道祖父是谁，他从没料想到在自己步入中年时，却遇到了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事实如此，作为成人，又是年近中年时才遇到这样一位年纪上本可以做他的父亲的人，克利德只好称这位老人为朋友。他是在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女儿艾丽的宠物——小猫温斯顿·丘吉尔，简称丘吉——一起搬进路德楼镇的这所大白房子的那个傍

晚见到这个老人的。

起初路易斯开车带着一家人在他将任职的大学附近找他们将搬入的房子，但进展缓慢，就像大海捞针。在他们即将找到那所房子时，所有的界标都对，恰如恺撒大帝被刺身亡的那个夜晚的占星图般清晰。路易斯厌倦地想，大家都已疲惫不堪，紧张烦躁极了。小儿子盖基正在长牙，几乎一刻不停地在胡闹，不管妻子瑞琪儿给他唱了多少支催眠曲，他就是不睡。甚至已经不该给他吃奶了，瑞琪儿还是给他喂奶，可盖基却用他那刚刚长出的新牙咬了妈妈一口。瑞琪儿心里不快，因为她还不清楚从自己熟悉的生在那儿长在那儿的芝加哥搬到缅因州是否正确，又被儿子咬了一口，就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女儿艾丽也立刻跟着哭起来。在旅行轿车的后座上，小猫丘吉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从他们开车离开芝加哥已有三天了，它一直这样。原先丘吉被关在笼子里，可它不停地哀嚎，他们只好把它放了出来，它那烦躁不安的走动真让人心烦意乱。

路易斯觉得自己也要哭了。一个疯狂却很有吸引力的想法突然闯入他的脑海：他准备建议大家回到班格去吃点东西，等等拉行李的货车；当他的三个家人下了车后，他就一踩油门，头也不回地开跑，管它那四缸汽化器会耗掉他多少昂贵的汽油呢。他将开车向南，一路开到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在那儿他将改名换姓，到迪斯尼世界找份工作，做个医生。不过在他开上南部州界95号收费高速公路前，他会在路边停下来，把那只该死的猫扔掉。

这么想着，车子又拐了最后一道弯，直到那时，他才见到了那所房子。在他确定得到缅因大学的职位后，他曾乘飞机来看过这所他们从七所房子的照片中选中的房子。这是一所古老的新英格兰殖民时期建造的房子，不过刚刚装修了，隔热、取暖都不

错，虽然价钱贵了些。楼下有三个大房间，楼上还有四个房间一个长长的遮阳棚，以后也可改建成更多的房间。房子四周是一片草场，即便在这八月的酷暑下，草叶依然茂盛葱绿。

房子的另一边有一大块可供孩子们玩耍的田地，田地的那边是无边无垠的树林。房地产经纪人曾说过，这块地产处于州界，在可预知的将来一段时间内不会被开发。米克迈克印第安部落人的后代在路德楼镇及其东部的城镇占有近 8000 英亩的土地，错综复杂的诉讼，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也许会一直延续到下个世纪。

瑞琪儿突然停止了哭泣。她坐直了身子说：“那就是——”

“是的。”路易斯说。他有点不安——不，他觉得害怕。事实上，他被吓住了。他们将他们今后的 12 年生活都抵押在了这所房子上，直到艾丽 17 岁时，他们才能偿清抵押贷款。

他咽了口唾沫。

“你觉得怎么样？”

“漂亮极了。”瑞琪儿说。路易斯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看出妻子没有开玩笑，在沥青铺就的车道上绕行到后面的遮阳棚时，他看到妻子的眼睛在扫视着窗子，也许她的脑子里在想着该用什么样的窗帘和碗橱上铺什么样的油布了吧，天知道她还想着些什么。

“爸爸？”艾丽在后座上说。她也不哭了。就是盖基也不再吵闹了。路易斯觉察到了那份寂静。

“怎么了，亲爱的？”

艾丽的眼睛在后视镜的反射和深金黄色头发的映衬下呈现出棕色，她也在扫视着房子、草地、远处另一所房子的屋顶和延伸到树林的大块田地。

“这就是家吗？”

“很快就会是了，宝贝。”路易斯回答道。

“噢哦！”她大叫起来，几乎要震破了他的耳膜。路易斯有时对女儿很生气，不过要是他在奥兰多见到迪斯尼世界的话，他就不会介意女儿的叫声了。

他把车停在遮阳棚前，关闭了发动机。

发动机停了。经历了芝加哥、路普和州际公路上的喧闹后，在一片寂静中，在夕阳西下的傍晚，他们听到一只鸟儿在甜美地歌唱。

“家。”瑞琪儿轻轻地说，她仍在看着那所房子。

“家。”盖基坐在妈妈的膝盖上，自鸣得意地说。

路易斯和瑞琪儿彼此互相看了一下，透过后视镜，他们看到艾丽瞪大了眼睛。

“你——”

“他——”

“那是——”

他们一起说，接着又一起大笑起来。盖基没注意这些，他一直在吃大拇指。他会叫“妈”几乎已有一个月了，而且看到路易斯他也已经能勉强发出“巴”这个音了。

但这次，也许只是碰巧模仿，他的确说出了一个字：家。

路易斯从妻子膝盖上抱起儿子，紧紧地搂着他。

他们就这样来到了路德楼镇。

二

在路易斯的记忆中，有一刻总带有一种神奇的色彩——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这一刻确实神奇，但更主要的是因为那天整个傍晚都那么慌乱。后来的三个小时，他们既无安宁又

无能为力。

路易斯本来把房子钥匙放在一个小吕宋信封里了（他是一个做事有条不紊的人），信封上他还标注着“路德楼镇房子钥匙，6月29日收到”。他把信封及钥匙放在了车中的小储藏柜里，他对此确信无疑，可怎么也找不到了。

他一边找，一边有点烦了。瑞琪儿背着盖基跟着艾丽一起向田间的一棵树走去。他正在车座下找第三遍时，突然听到女儿的尖叫声，接着是她大哭的声音。

“路易斯！”瑞琪儿叫他，“艾丽受伤了！”

艾丽在一个车道转弯处跌倒了，膝盖撞在一块石头上。伤口很浅，可她却像个断了条腿的人一样尖叫着，路易斯这么想可真有点冷酷无情。他向马路对面的房子扫了一眼，那所房子客厅里的灯亮了。

“好了，艾丽，”他说，“够了，那边的人会以为有人被杀了呢。”

“可是我疼——”

路易斯强压怒火，默默地走向汽车那儿。钥匙仍然没有找到，不过急救包还在小储藏柜里。他拿了急救包返回来。艾丽见到他，叫得比以前的声音更大了。

“不！我不要涂那种蜚人的东西！爸爸，我不要涂那种蜚人的东西！不——”

“艾丽，这只不过是红药水，而且它也不蜚人——”

“好孩子，听话，”瑞琪儿说，“它只不过——”

“不——不——不——”

“你给我别叫了，要不我打你屁股。”路易斯说。

“她有点累了，路。”瑞琪儿静静地说。

“是，我知道她的感觉。把她的腿露出来。”

瑞琪儿将盖基放下来，把艾丽的裤腿挽上去，按着艾丽的腿。路易斯给她上了红药水，尽管她歇斯底里地不断叫着。

“有人从街对面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了，走到门廊那儿了。”瑞琪儿抱起盖基说。他刚要从草丛中爬走呢。

“真不错。”路易斯含糊地说。

“路，艾丽她——”

“累了，我知道。”他盖上红药水瓶，严厉地看着女儿说：“好了。伤口并不严重。别小题大做了，艾丽。”

“可我疼啊！我真的受伤了，我疼——”

路易斯手痒得直想揍她，他紧紧用手抓住自己的腿，控制着自己。

“你找到钥匙了吗？”瑞琪儿问。

“还没有。”路易斯回答，他猛地关紧急救包，站了起来。“我再——”

盖基开始尖叫起来。他不是捣乱，也不是在哭喊，而真的是在尖叫，身子还在瑞琪儿的怀里扭动。

“他怎么啦？”瑞琪儿大叫道，慌乱地把孩子操给路易斯。路易斯想，这就是嫁给医生的优点之一，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孩子看起来有点紧急情况，都可以把孩子往丈夫那儿一推了之。“路易斯！他怎么——”

孩子正疯狂地边抓挠着自己的脖子，边狂叫着。路易斯迅速接过儿子，翻过他的身子，看到孩子的脖子侧面鼓起一个白色的疙瘩。他的连衫裤裤带上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在轻轻蠕动。

艾丽本来已经有些安静下来了，这时又开始尖叫起来：“蜜蜂！蜜蜂！蜜——蜂！”她向后一跳，又被刚刚绊倒她的那块突出的石头绊了一跤，重重地跌倒在地上，带着疼痛、惊异和恐惧，她又开始大哭起来。

路易斯纳闷地想：唉，这是怎么了？我真要疯了。

“想点办法，路易斯！你不能做点儿什么吗？”

“必须把蜚刺弄出来，”他们身后一个声音慢吞吞地说，“恰当的办法是：把蜚刺弄出来，然后涂些苏打。疙瘩就会下去了。”这声音充满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口音，路易斯那疲惫的、混乱的脑子用了一会时间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

路易斯转过身来，看到一位老人站在草地上，他也许已有70岁了，但依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康。老人穿着件蓝色薄条纹布衬衫，露着满是褶皱的脖子，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嘴里叼着根本不带过滤嘴的香烟。路易斯瞧着他用拇指和食指掐灭烟，仔细地放在口袋里，然后伸出双手，向他们狡黠地微笑着。路易斯立刻就喜欢上了这微笑，他可不是个易于亲近的人。

“医生，我班门弄斧了。”老人说。就这样，路易斯遇到了乍得·克兰道尔，一个年纪上本应该可以做他的父亲了的人。

三

克兰道尔说他看到他们一家开车穿过街道来到这儿，接着好像有点手忙脚乱，所以他来看看能不能帮点忙。

路易斯抱着儿子，让他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克兰道尔走近了些，看了看盖基脖子上的肿块，然后伸出一只粗短的、扭曲变形的手来。他的手看上去极其笨拙，几乎跟盖基的头一样大。瑞琪儿张嘴想阻止，话还没出口，只见老人手指灵活一动，蜜蜂的蜚刺已在他的手心里了。

“这刺真够大的了，虽不能说是冠军，我猜可也差不多能做条带子了。”老人说。路易斯大笑起来。

克兰道尔带着那种狡黠的微笑看着路易斯，说：“当然，一